

第十六回 佳人才子大團圓 醜婦蠢夫皆遂意

察出真情，君恩廣布陽春。不賢醜婦，酒鬼兒郎，從今各悔前事。
才子佳人，美滿聲，成就鴛求友盟。始信雙棲，于飛二女，樂自天生。
右調《柳梢青》

話說晏、李二臣，各為子女齊上本章，一時朝廷震怒，敕下法司勘問。這法司姓諸名賢。甚有風力。因接了旨，細細想想道：「這事非關朝政得失，不過兩家各為兒女起見，原無大事，止因賜配，故此交章，觸怒聖容，著我審明回奏。合該拘審，只是我出晏、李門下，又且旨意不曾說是削職審問，審問時殊覺不便。若不審問，何以復旨？」因又思道：「我見他們本上說是彼此相謀中毒，何不拘他夫婦來審明回奏？」因欲差衙役出去。又思道：「既欲周全大臣體統，又豈可令其少年子女出入公堂？我想既是夫妻毒妻，妻應死矣，妻若毒夫，夫應死矣，怎肯同食同死，又且相救俱存？其中必有隱情秘密之事。今一旦拘審，自然奉旨而來，倘兩人俱不吐實情，我難道好用刑法？我今須得如此方得明白。」遂喚過衙役吩咐一番而去。正是：

論情論理萬千般。若不求明心豈安。
執法徇情俱有錯，從今始信做官難。

眾役分頭行事。有幾個衙役到了李吏部家，著人進去稟知。李吏部自出廳中，眾役跪稟道：「我家老爺今早接旨勘問，宜該老爺與晏老爺並公子與小姐同去聽勘。只是我家老爺體念大臣，曲護周全，不敢有傷國體，是以只求老爺將平日服事公子的相信之人，與小的們帶去，便可回旨。若留匿一人，審出來拘，反有不便。」李吏部道：「既是你老爺如此周庇，豈有留匿。」隨即著人喚出，與眾役帶入衙來。早見那幾個衙役也將晏府中服事小姐的丫鬟僕婦帶入衙來。

此時，已有人入內報知，褚法司坐出堂來。眾役將兩家男婦帶見，各跪兩旁。褚法司道：「今日審問，原不與你眾人相干，因你家兩位老爺本中說，公子與小姐互相毒害，我老爺不知內中委曲，故此喚來。如今也不必個個推求，只問你們，男婦中平昔是那個最得公子小姐相寵信之人，實實說出，即放汝等回去，我老爺並不難為。」眾人見法司說話和快，便你我相推，卻推薛漏、錦霞來道：「這二人是公子小姐的心腹。」褚法司即喚近前，怒喝道：「你家老爺本中說，公子小姐皆是你二人暗謀下毒，今日見我老爺，若不實實招出，定用刑法。」薛漏忙磕頭道：「這事並不與小人相干，此乃公子自作自受的事，小人死也不敢承認。」法司道：「你且說，你家公子怎麼自作自受？說得明白，我便饒你。」薛漏只得說道：「只因我家公子素性愛色，不知那裡曉得趙少師有位小姐才貌雙全，苦要老爺為他婚娶。不期這小姐先受了司空約老爺的聘定。我家公子心不甘服。苦求老爺上疏爭娶，卻得天子賜婚，將晏小姐嫁了我家公子。誰知這晏小姐是個京師有名的跼蹙麻臉佳人，公子十分不願，卻是老爺再三勸道：『皇恩浩蕩，不可違旨』。公子只得忍氣成親。不期成親之夜便就吵起，以致你見我嫌，我見你憎，直吵鬧到如今。一日，因晏小姐忒罵得狠毒，說是冤家相對，若不先死了一個，冤家怎得開交。公子聽了，因起了念頭，要毒死晏小姐，卻沒處下手。恰值這日晏老爺送了食物來與小姐吃，公子乘空下了毒藥。只道小姐中毒必死，故歡歡喜喜走入軒中，著小的打聽。及打聽了小姐中毒死信來報公子；不期公子也死在軒中。這是公子毒死小姐的事，小人知道。毒死公子的事，小人實實不知。」褚法司聽了，只是暗笑，正要再問，只見錦霞忙跪上前道：「原來公子起了這樣噁心腸，要害我家小姐，怪不得我家小姐也要害他。」褚法司道：「你家小姐既有此美名，必能自諒，怎麼又憎嫌公子，就要毒他？」錦霞道：「我家小姐臉上雖有花斑麻點，卻虧鉛粉搽塗，又能簪花插翠，自負絕色佳人，想配才子，不嫁匪人。故此我家老爺為他費盡機關，終年選擇。忽一日，有個新中進士司空，因見他年少清俊，料他未娶，央謀說合。誰知司空一味拒絕，說是聘了趙小姐。我家老爺細細訪問，遂上一本，要他俱罪就婚，不想天子知司空已聘趙小姐是實，竟將我家小姐賜婚了李公子。這李公子是個酒鬼，醉後無德，又且一身穢臭難當，故此小姐心中大恨錯嫁了他，每日不容他見面，時常說道：『我這一樣香噴噴的美貌佳人，怎同這個齷齪酒鬼作對？』因要算計他早死，故此將砒霜藏在酒中，放下軒內，知他每日到軒，看見有酒，自然要吃，吃了必死。不期這日，公子恰害小姐，他又恰恰吃了小姐的毒酒，雙雙懼死，卻得兩下俱得救轉。只此實情。」褚法司聽了，微笑道：「原來有這些情弊，聖上如何曉得。我老爺自有本章入朝。你們眾人且自回去。」遂退入內衙，違夜寫成一疏，次早入朝呈上天子。天子從頭看去，只見上寫道：

法臣褚賢謹遵聖諭勘問事：臣勘得晏、李二臣子女，男非子建，常懷美色之求；女豈夷光，竊慕才郎之配。是以名門非拔類，就願於歸；望族少才華，漫牽紅兔。十年待字閨中，數載鰥居潭府。一朝春到，俄聞燕語花香；頃刻陽和，早遍鶯啼柳媚。聞風思聘，不道苑子已約司空，見美致身，詎料司空久婚如子。以致兩相悵望，互結幽懷，一欲奪司空之娶，一欲求趙女之婚，各訴其父，各達天聽。而陛下乾斷秉衡風化。以為司空、趙女，較才，愛才，已盟訂終身，雖未成婚，豈容妄議。垂念李仁勤政，晏獻有功，不加遣責。各有子女，因其事，而合兩姓之歡；察其情，以遂三星之願。此乃皇上洪恩而至公切當者也。豈知成親未久，兩下相嫌，晏女嫌男糟粕模糊，人起渾名酒鬼。李男嫌女斑麻跼蹙，自稱絕代佳人。是以身近心冷，形乍親而神先厭，終朝怨詈，曉夜更張。幾次喧拳，直欲並命是超生；數番擦掌，看作拼死為解脫。以致生不能生，死不能死，因而兩下蓄謀，各自暗藏毒藥，巧處下手。適晏母送羹饋女，李男邀入密室，入藥送進。晏女不知而食，自應死矣。李男得計，自謂將來無可厭之人，靜候軒中。忽聞酒香，開壇渴飲。誰知此酒乃晏女設此機關。未有好酒之人見酒而卻走也，一時內外雙雙同斃，幸得各父母灌救。前啟輾轉，不察委曲，各稱毒害子女，交章瀆聽。臣今勘出實情奏聞，伏乞主裁。

天子覽罷，有動於心，因想道：「當日司空約這段婚姻，朕欲即使諧伉儷，因恐他新進後生，觸大臣之忌，故使緩之，以待後命。他也知機，就忙上表養親。後來假滿來朝辦事，這些時，到也忘記了他這段才美姻親，到是朕誤了他。如今有個主意，他兩家男女各嫌貌醜，若論相女配夫，醜男配醜婦，理之當然，怎麼自不知愧！若將他二人處置一番，益生怨恨，怎得和好？若要斷離，又無此理。欲要責備晏、李治家不正之罪，卻又為兒女閨中不和之遺累，又非盛世所宜見。何不命司空約與趙成親，他二人男才女貌，自然是對玉人，相欽相愛，不失夫婦之理，使他醜夫醜婦，勤勤內外，他才曉得才貌不及司空，醜男不如趙女，自然悔悟，自羞自慚，轉得和好。此乃以德化之，則不罪而罪之也。」因傳旨宣司空約上殿。早有內臣奏道：「前因兩家嫌怨，入稟與成親，

血散亂，已奉旨查理，尚來復命。」天子正欲開言，早見班部中走出一個人，俯伏金階奏道：「臣庶吉士司空約，前蒙聖恩，差往南直隸查看雷火，修輯散亂書籍。臣到日，查看雷火，止傷損了外面數間小房，並未擊傷寶藏庫。臣因不敢稽留，星夜還朝待罪。適才朝見畢，不敢僭越奏陳。不意陛下宣臣，臣只得奏明復旨。」天子忽見司空約俯伏奏事，不覺龍顏滿心歡喜，道：「賢卿來得恰好。朕因昔日權作冰人，誤牽二姓作合，以致各生嫌怨，皆因才貌不揚。卿與趙女以詩才作合，可謂好逑矣，朕今日只得又做月老，使卿完此一段姻緣。朕今有個主意。」因宣李仁上殿道：「卿有子而不能責其過，反為掩飾，本該治罪，但念卿政事有補，不加切責。可同晏黻各帶子女到曲阜，使他夫婦服役司空約與趙女成親，學習閨范，方知才美作合，與眾不同，豈容妄求。若要洗心滌慮，改過前非，罪不輕宥矣。」遂命賜司空約金蓮寶炬，錦彩百端。又敕直隸撫臣王懋撮合，勤勤盛典。李仁到此，無可奈何，只得與司空約一同謝恩退出。正是：

只道炎炎可奪人，誤將兒女結朱陳。

世間醜陋應多姣，且去雙雙學大賓。

這一番，司空約是奉旨娶親，十分榮耀，一應大小官員俱來送賀餞行。不日起身，望曲阜而來。這李仁與晏黻雖覺惶愧，然亦自悔家庭訓教不嚴，釀成此禍，深感天子洪恩，不加罪責。今奉了旨意，只得各帶子女，跟著司空在後而行。

且說如子與宛子當日相見，定了姊妹，靜候閨中。因恐司空約進京，晏、李二人嫉妒，甚是放心不下，打發了兩個家人進京，悄悄打聽。打聽了來說，奉旨往南，知是中傷。復又知李公子與晏小姐彼此下毒，父母各上本互參。如子聽了著驚道：「兩家上本，必要究問李公子晏小姐婚姻不願之故，幸得司空先已出京。」過不一日，有人來報：司空約進京復命。如子道：「他兩家事情尚未宸斷，今勿匆進京，豈不見機生恨之情。」因又著人打聽了來說：「司空約奉旨婚娶，不日就到。」以致許多事情，細細報知。如子與宛子聽了，俱各驚驚喜喜。宛子道：「皇上既已賜婚，卻遣晏、李二臣並子女來服役，這是甚麼緣故？豈不又是一番多事。」如子道：「賢妹未及細察，這是聖上用意深微，大為才人生色，抑且消盡蠢癡的妄想。」宛子道：「為才人生色，愚妹已知，這蠢癡妄想，卻是怎麼緣故？」如子道：「只因他二人不知自己醜惡，不能安分，互相怨嫌。若知才與才合，美與美並，方是好逑，彼今見我們與司空才相若，貌相當，內反子心，男見司空必生抱愧，女見賢妹與愚姐，必致懷慚，豈是司空之配，賢妹之偶，始知醜與醜為緣，自無怨尤而安分矣。此乃皇上不罪之罪，而曲全其夫婦之好也。」宛子聽了大喜道：「賢姐之論，實愚妹所不及也。」

過不一日，早是王撫台先差人來報知，一面為趙小姐料理家中，一面差官迎接司空到衙歇息，又一面著陰陽官擇了吉日良時。先一日送晏小姐到趙府中與二位小姐催妝，又令李公子同著債相臨期承值。到了這日，司空約烏紗絳服，打著翰林執事，李吏部與晏尚書及王撫台並合城官員，各用執事員役送親。一路上鼓樂喧闐，流星爆竹。將到趙府門前，三聲炮響。李公子引著一班債相，將司空約接到廳上站立，然後迎請二位小姐出閣。不一時，早見晏小姐引著一隊眾侍女僕婦，攙扶著兩位小姐走出廳來。此時廳上廳下，燈燭輝煌，異香繞室，簇擁著兩位小姐。司空約居中，趙如子居右，宛子居左，共立紅氈。一時李公子與債相贊禮，晏小姐與眾侍女攙扶，先拜了天地，又拜謝了聖恩。司空約因是欽賜完婚，不及迎請父母，使人在上面排了兩張大椅，同著二位小姐，朝上拜完，然後夫妻交拜了四拜。拜完，送司空約夫妻三人同入洞房，共飲合巹筵席。外面的筵席是王撫台為主，相陪李吏部與晏尚書以及各官，也說不盡十分富麗。這司空約與趙如子、宛子共飲合巹，三人是才美相合，俱不作人間閨閣態，因而說說笑笑。或說一回詩文，或致一番思慕，你謙我讓，你見我是玉人，我見你是仙子。此時司空約左顧右盼，喜入心窩。酒過半酣，遂命撤去筵席，因笑問道：「百歲良緣；今夕為始，不知二位夫人置下官於何地？」趙宛子笑道：「妾與郎君作合，皆賴趙白慨許雙棲，只問趙白便知。」司空約含笑請問如子。如子笑道：「郎君解人，當日議雙棲之意為何，又不必問妾。」司空約早會意，忙一眼看入錦帳中，已設得長枕大被，因滿心歡喜，催促侍女出房，擁了如子、宛子，同入錦被窩中，共受無窮之樂。正是：

花樣嬌枝柳樣柔，你貪我愛樂風流。

相傳虞舜英皇美，不道司空二女儔。

外面眾官，直暢飲到半夜方各自撤歸。

到了次日，司空約拜謝諸官，因而三朝，滿身無不風光暢美。因念及李公子與晏小姐夫婦不合，今又奉旨羞辱，心甚不安，遂與如子、宛子商量，內外勸美。此時李公子早已自知才貌不及司空約，怎能配得趙小姐。這晏小姐見趙如子趙宛子各擅才美，以已形之，怎能嫁得司空。今得司空約與二位小姐彼此內外勸合，無不依允。司空大喜，遂一面相請王撫台並李吏部、晏尚書來，大開筵席，與李公子、晏小姐作和合筵席，又一面著人收拾東廳以及花園，使他作臥房。此時李公子與晏小姐果然嫌念俱消，十分和好。李吏部與晏尚書見子女歡好，知是全虧司空約與二位趙小姐勸好之力，過了些時，各率子女拜謝。司空約與如子、宛子彼此慇懃相好。又過了些時，因欽限難違，遂相約一同進京。

到了京中，次早朝見天子，各謝恩畢。李吏部與晏尚書細述司空約與趙如子、宛子郎才女貌，庶不負才美姻緣，又述自家子女皆賴司空約夫婦勸好。天子聽了，龍顏大悅，以為配合得宜。過不多時，司空約因在京事冗，遂著人將二位小姐接入京中同享快樂。因司空約在院中才情風力，直升至侍講。因念父母在家，無人侍養，遂告假養親，帶領二位小姐拜見父母。此時如子、宛子各生二子，司空約到假滿入朝，又做了官。數年，直做到文華殿學士。因想恩榮已極，遂急流勇退，告致來家。不久，父母前後謝世，司空約曲盡子禮，功名已灰，只與如子、宛子終日陶情，怡然山水，復又教子成名，將宛子所生，入籍曲阜，接繼趙少師一脈，又將如子所生，接續了列眉村趙姓一脈。後來四子各登顯宦，司空約與如子、宛子安享四十年清閒之樂，前後繼歿。至今有人稱頌其事，因而譜出，題曰：才美巧相逢宛如約云。